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朱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宋存標子建　參閱

白康敏公奏疏

疏　白昂

兵畧陳言疏　時政

頃因上天垂戒彗見天田　皇上修德納言齋沐禱
告變異宜自消矣然累經旬日遷度無常躔所繫

實乃臣等不能盡言供職所致。誠以刑政不善，賢否混淆，是非交進，財用無經，營繕煩興，征科無藝，皆不能先見而預言之，省躬思咎，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伏蒙勑令交修，已嘗從大臣具疏時政，今復條陳數事，用補缺遺，將欲以實應天，是或弭災之一道也。一內外法司問擬囚犯，已有定例，今宜戒彼不當法外妄加參語，故入人罪，庶使政令均一，人無嗟怨。一官店輸納稅錢，以供國用，今皆歸于權要之家，宜仍還官，以省民財。一水旱為災，宜免被災之民食塩

鈔貫以甦困若。一淮揚以北軍民困於夫役宜驗每歲進貢船數多寡定與夫數一天下鎮守官并採造諸物之人除舊例如常餘宜悉依天順八年詔旨召還以全大信一邊軍艱難賠納官馬不許勢豪之家（此法宜行）典販遍令買補一朝覲官至京宜令各陳所在軍民利病會官詳議可否以通天下之情一南京百官有司具在宜勑文武大臣同科道官議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仍宜勑守備等官撫恤軍民操練士卒嚴加防範期庶政允修有備無患一浙江并直隸田地有

坍入江湖、而稅粮猶存者、及各府縣燒造甆器、有地土不宜者、四川等處鹽井消枯竭者、松潘等處運粮有不循舊例、累及邊民者、凡此宿弊宜悉量爲減免、一官軍除團營已有文武大臣協同提督、其三營多被管軍之人私役擅放、或軍士懶惰而逃、宜推舉文臣二人、遇操練之日、赴營嚴考其數、以修武備、一兩京文武大臣、分理庶政、委任有年、宜令吏部具其年甲、疏其名績奏聞、其中有老疾妨政。及才不允任者罷歸。如才行超卓。政跡顯著、乞加獎勵以勉其效職。

一漕運軍士不勝疲敝良繇督運之人刻削科斂或附載私貨分運官糧以致漕運稽緩宜令巡河御史幷治水利官同加盤詰禁革事覺者即與追給究問以除姦獘

災異六事疏　時政典革　白昂

其一謹命令以全大信　皇上即位以來首頒明詔罷土木絕貢獻取回織造段疋官員停追災傷地方馬匹然行之未久俱復如舊乞賜申明俾遵成命他如戒餝權豪不許中塩禁約勢要不得乞地及禁京

城內外不許修蓋寺觀。是皆所以革姦去邪、而保愛元元之意也。伏望保此大信、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不移于親愛、不易於近倖、則法令嚴明、而彰信兆民矣、

其二修治化以止流民、即今河南荊襄附籍流民已有六萬三千餘戶。未附籍者、猶不知數。皇上簡任憲臣。往彼撫治、然而猶有仍前流徙者、蓋因漸收逃戶。既得賑卹。復業流民、又免糧差。惟安土重遷、始終不逃者、每代逃戶賠糧服役、反不能存。今宜嚴加禁約府衛州縣、務在敷宣德化。撫卹軍民。使之各安其業、

（賑卹於撫）

（不若撫綏於平日）

不致流移可也其三禁科征以困民前者光祿寺下順天府舖行買辦諸物不即關與物價市廛小民富少貧多或典賣家貲或出息假貸竭盡艱苦方得完足又經月久未得價值資本既失無所經營多至失所乞裁省冗費俾百司度支量入爲出仍責各處歲辦諸物務要依期輸納以備供應其四專委任以革民奸今各處起解稅糧軍需等項有司多縱姦民謀充解戶動經三五六年不得完納供應不敷多由于此宜定立則例錢物多者必須委官督解或每府一

員或每州縣一員若物數少者亦令差吏管運俱要督令相應解戶依限起解其五立期限以集庶物令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有因考滿給由有因詐訟理寃事干在外提人照勘者在京各該衙門類行該司府衛令其勘報所司奉行既久視為泛常動經年載不即完報以致聽候人難今後宜量其事情大小驗其往來程途就於勘合劄付內定立期限違者罪之其六止虛偽以息刁風今各處軍民人等來京奏訴詞訟其中實少虛多刁猾之徒意欲埭動官府往往駕

空捏詞訴一事而添捏數端告一人而牽連十數上以欺誑朝廷下以冤陷良善今後一應詞訟奏本宜定與計字則例或三百或四百詞狀字數亦宜依此（此亦止禁其流耳不若重懲誣奏者爲得）有故違者通政使司省令改正然後接受或出榜曉諭使之知禁毋得縱其虛誕之詞

論河道疏　治河

臣奉勑修治張秋決河出淮河相度水勢至于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

縣界析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穎水下塗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于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爲合穎渦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間各有灘磧水脉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

而入于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隄岸。以衛張秋。

彭惠安公奏疏

疏　　　彭　韶

乞恩分豁土地疏　分豁地土

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盖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

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者儘他種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 宣宗皇帝作令照例是 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粮地五百一頃三十五

畝、蒙 英宗皇帝欽撥一百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

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粮。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候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

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

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

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

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言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

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

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

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鹻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損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隸皂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　國皆重根

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

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 國咸休。但

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

哉。況 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

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

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

在官外。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

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 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

乞 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在。量

加寬恤。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　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

陳言進貢事疏　停止廣東土物

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到　駕帖。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於　文華殿欽奉　聖旨。恁寫帖子去。説與總鎮兩廣太監顧恒。并都布按三司等官知道。彼處地方所產。一應土物。及各様藥餌等項。近年來令精通人員。依時採取。辦驗真正。如法造辦。裝盛封記。陸續差委的當人員。管送來京。毋得指此為由。因而

擾害下人違者治罪不饒先該大監顧恒并三司等官會議將進貢土物蜜煎菓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疋藥材銀箱酒器等項椰子等物計八十餘品見令陸續委官采買進送外臣惟臣子愛

君之心何有限極雖勞費天下以備貢奉亦不為過然臣子之事

君也猶人君之事

天然郊祀禮物有常品不敢加以褻味主於誠而已臣子貢獻有常物不敢加以珍異主於敬而已苟外此而欲加焉則陷於諂瀆而導侈非所以盡誠敬之實臣子之心豈忍為之哉

況自古聖王之御天下、所操者憂勤之心、所履者儉約之德、不惟無求於異物。縱有異物。亦不之用。伏願
陛下以事 天存心、以先聖王爲法、念保業之艱難、思息荒之可畏、勿恃太平、勿貴異物、勵勤儉以化天下、將廣東土物、除今年陸續采進外、以後逐年、乞爲停止。則 洪恩沛於海表、至治恊於帝舜、千萬年之太平、有隆無替矣、

邊方大體事疏 停止兩廣進獻

臣職守藩服、以承宣 德意爲事、其有不便事體、不

敢隱嘿爲此具　奏啓　聞

計開

一該鎮守廣東珠池都知監左監丞黃福移文爲進貢事照得使職採買到土産蜜煎禽鳥等物裝盛封號完察差宼帶侄黃顯宗等管　進所據裝送船隻等件合行移文廣東布政司行屬番南二縣措撥長行大河船九隻裝送供應施行等因到司除依文應付外臣切見去年以來近而本處遠而江浙凡鎮守等官俱各差人到於高廣等府或潮州南澳地方收

買禽鳥上　進、是蓋臣子敬奉之心也、然高廉二府近介安南、南澳地方、密邇番洋、往來交易、事易流傳不可不慮、夫禽獸之物。產自遠方。羽毛雖異。百無可用。今相率就彼收買、臣恐外夷傳聞。必以為　中國所好。非所以增光　聖德也。況南澳港泊界在閩廣之交、私番船隻、寒往暑來、官軍雖捕、未嘗斷絕、再若公行互市。後愈難禁。揆之大體。似有未便。伏乞　聖明軫念遠方。令無將今後各處禽鳥止令勿進、仍勅該部將廣東巡按副使員缺、推選公能官前來、疾

早禁治俾海港清切邊民幸甚

一該錦衣衛帶俸所鎮撫梁德呈前事、有兄梁芳見在

御用監太監、恩得有母在原籍廣州府新會縣

奏准令德往來供給侍養、及有物件自備、令德赴

京進貢奉勘合行、回本布政司、如遇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關應付廪給站船、并裝載物件、係官船隻人夫車輛、一程程倒換、今照自備到會鳥土宜等件、赴

京進貢、該用船隻車輛人夫、并站船紅船廪給口糧腳力、備開具呈應付施行等因到司、查、得先曾准

兵部食字一千二百四十六號勘合爲乞　恩事備
行本司轉行所屬如遇梁德每年起京進貢照例起
關應付廩給站船并裝載貢物船隻車輛人夫等因
除係承應付外臣切見進　貢土物自　祖宗之時
亦嘗有之然皆在外鎮守及公差內臣因見珍物美
味四方軍民皆得服食而獨於　禁庭反不得用以
故依時採辦上　進此爲內侍孝愛之情也至於弟
侄人等不過臣庶之家而猶自備進　貢不惟　朝
廷尊嚴不可褻瀆亦恐彼此貪祿別生利害不可不

議昔有唐之世諸鎮進奉其後幕僚亦有進奉史傳書之足爲後世之鑑矣邇者廣東守鎮等官已各進貢今又許近侍家屬自備進　貢臣恐軍民聞知將以爲法令日異非所以增揚盛治也況開剏事端後便爲例萬一再有貴寵之臣依此陳請不從則有不均從之益見分擾揆之大體似有未安伏乞　聖明俯恤輿情今無將梁德自備土物除今年已　貢外以後每年令且停罷俾照舊往來供給侍養庶公務私情皆得便益

此端何可開加是則進貢者紛紛矣

災異上陳疏

因災修省　　彭韶

頃以災變下詔求言臣于時公差在外比回始得伏覩詔旨驚惶無地竊念臣職佐司刑事乖明允致此陰沴厥咎為多　聖明不加罪譴溥令修省改正以回天意感激何勝臣不敢越職泛言如本部先問彭城伯張信僧人宗鼎俱以奏事不實擬罪信還爵鼎還俗後信革去事任鼎乃仍舊住持二人犯同而法異恐非大公之舉又如近問犯人孫泰等事連内使劉玉遏同外戚謀復親藩爵位以此貪濁之人蟠伏

宫禁幸而事露正宜治以重罪以振乾綱夫何止將孫秦等付外問罪而劉玉乃留中發落恐非至正之道又本部問擬囚犯多發做工運灰以備緊急修繕近聞修浚河洪以待郎吉之游觀粉飾館宇以待不（公每於侈汰之事極進讜論）時之行幸誠恐侈心或因以滋聲色玩好之縱將次第而生矣又本部遇有囚犯俱追收紙劄及贓罰等項以候各衙門公用雖不係經費錢糧亦皆軍民膏血若以供二氏雜色之需未免信其異說則怠心或因以起而凡修身正己之術濟時求治之事將不復

講矣。如此而欲坐消災異。以致昇平。豈不難哉。伏望
皇上舉動政事之間。一以大公至正行之。持之以儉。
蒞之以明。不移于近習。不惑于異端。則災變可消。和
氣可臻矣。

論午朝事宜疏　午朝

內臣在上左右。人所畏憚。今兵馬倉儲細大之事。盡
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議。該部承行。不復
審處。是失政體也。至有毆人致死者。竟不詰問。獄成
復宥。無所忌憚。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

又助之。死者或給還葬銀。存者或許蓋祠討地。第宅。
服食踰制。聲勢移人。伏望　陛下上法　祖宗乾綱
獨斷。褒良善而親忠直。遠佞媚而斥奢縱。威福必由
已出。則萬世之永圖也。但一日萬幾。安能勞心周溥
今御門引奏直故事耳
願執其要以御之乞自今午朝無奏常事惟議急務
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緊關工程囚犯之類。令
各衙門先期具奏事由。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
班守衛。一如午朝之儀。該會議者。各官就于御前公
議。如陞除大臣。明言某官堪任。某官不堪任。內閣輔

臣。同詳論可否。議定。輒行。口奏取旨。次日補本。若該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若事大難急面議者。聽各官傳議于先。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故典。又可率羣臣之與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以次第而弛張矣。

與大臣面決可否古之明存

有然

論光祿寺錢糧疏　節省

監察御史彭程監收光祿寺錢糧近疏論修齋器用下錦衣衛獄移文本部擬罪程爲御史論諫乃其

不擬建言者之罪而又申洌其誤與古大臣之風

職事但不能極言見今本寺錢糧消乏之由却稱弊端所起援引往年李孜省等事致觸 聖懷傷念先帝誠爲有罪然原其心不過欲因事納忠而已仰惟朝廷清明臣等于此際忝備卿佐每嘆爲千載難逢但思四海之大日引月長民窮財盡又未嘗不惕然深惧也且以光祿寺言之支費泛濫錢糧缺少凡一應牲口油果等物悉皆賒買久無可還各色鋪行

往往逃竄及今若不撙節恐無以善其後乞令本寺將每日支費之數不分公取私取備開上陳取自聖心何者當削痛加裁省則羣情震慴退無　言不過歲時之間自可充積不匱矣臣等偶因由獄所及輒敢妄陳伏望　聖慈將彭程并光祿寺事從容處置以悅人心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重惜官爵疏　停止乞恩官職

文武之職雖殊而名器之重則一今軍官日衆俸支不給設法救之猶恐無策豈可開濫授之門恣之轉

令盛乎北多有無功之人夤緣請謁授以千百戶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不特武職文職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華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 陛下重視名器愛惜慮祿勿謂小官爲可與勿謂雜流爲無害嚴加杜絶痛與釐正庶幾少救其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陳子璺聖游　參閱

徐司空奏議

疏　　　　徐恪

修政弭災疏（內刪一欵）

一省織造以消災異、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濞唐之

麗勛元之方國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
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埽天津。正當東南
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
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
天津占曰災在吳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具在本書
可詳究也竊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修
省以消弭之于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
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
倍于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

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闈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愁歎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　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　皇上即位首頒明詔特載蘇杭嘉湖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即便回京是以宣布之

日、遠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以爲　聖德之厚、燭知
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聖
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不
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勅該部
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
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
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
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
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一裁冗官以安小民昔管仲相齊官事不攝孔子斥其不得爲儉然則官事貴乎攝也洪惟我朝法古建官凡在外官司府州縣等衙門皆量地方廣狹政務繁簡命官分治各有定額當時政無不舉令無不行事妥民安未嘗失誤以臣觀之今日地方人民無異于曩時則今日錢粮軍需無加于舊額夫何添設撫民督粮兵備水利理刑提學管屯管礦管河勸農捕盜等官比舊加倍且設官分職皆爲民也今以撫民爲名其餘各官獨不以撫民爲職乎如湖廣所轄府

州一十八處、又有江山湖泊之險、襟帶于其間、所設布政司撫民叅議、去歲已蒙裁革、今河南以區區八府州之民、既添設按察司管屯僉事兼管撫民、而布政司撫民乃用叅政、其爲冗散、不言可知、又如管河原係叅議、後改叅政、近該前巡撫奏、又于祥符等七縣添設主簿、皆以修治沁河、接濟徐呂二洪爲職、今黃河北徙、與沁合流、由汴達徐、滔滔無阻、所設各官、似亦冗閑、又如布政司職掌錢糧。分守官自合催督今既添官督糧。分守官所幹何事、按察司職掌刑名。

分巡官自合問刑。今既添官理刑。分巡官所幹何事。況一官之來。有一官之費。食有俸糧。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給于民。額設馬夫皂隸之外。又有使用門子等項。且如參政一員。皂隸十名。每名必得三四十丁。馬夫十戶。每戶必得三丁。通前計之。不下四五百丁。俱于殷實得過之家僉充。其一應科差。不免累及貧難下戶出辦。以一官言之。似無大費。以司府州縣官統計之。其費何可勝言。故閭閻小民。貧者愈貧。而富者亦至于貧。未必不由于此。所以各處人民。一遇

災傷流移塞路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然官多民擾
古今通患況修政立事係于人不係于官之崇卑若
肯盡心則一人足以常兼數事如或憚勞則政日廢
弛雖多亦奚以為但各官建議之初未之思爾乞勅
道以統府者也然既有守又有巡大約每府
該部通查天下司府州縣近年以來添設官員若干
一點司以為常至有一府中分屬縣並三四點司
合無從長斟酌何者可以存留原係參政副使遇缺
者于大小相維之意何居也
改調或待滿日俱選參議僉事替代何者可以革去
遇缺改調或待滿日不必銓註就令各該分巡分守
幷本衙門官管理其餘府州縣官亦皆以此類推如

有誤事聽巡撫巡按糾治如此則官無濫設民無騷擾得古人一人常兼數事之遺意矣

一清稅糧以復流移竊惟有田則有租古之制也我朝定制典賣田土過割稅糧隨即推收不過割者其田入官著於律令誠萬世不刊之典也照得河南地方雖係平原沃野亦多岡阜沙瘠不堪耕種所以民多告辭業無常主或因水旱飢荒及糧差繁併或被勢要相侵及錢債驅迫不得已將起科腴田減其價直典賣與王府人員併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機心巧

討，捐立契書，不曰退灘閒地，即曰水坡荒地，否則不肯承買，間有過割，亦不依數推收，遺下稅糧，仍存本戶。

江以北多有之查討租不計畝也無法甚矣

雖苟目前一時之安，實貽子孫無窮之害，因循積習。其來久矣。故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并之利，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雖無立錐之地，而稅額如故，未免縲絏追併之苦，尚與買主悔念。行傭乞憐，直至竭力討湊，追無所聊，方始挈家逃避，負累里甲，年年包賠。每遇催徵，控訴不已。地方民情，莫此爲急。除通查過割外，緣此等民害，各處皆有，不獨河南。況弘治五年

造冊在邇亦當預爲處置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
天下司府州縣衛所及各　王府長史司但有典賣
民間地土者各照原額稅糧隨即推收過割若係王
府人員及衛所別州縣軍民悉照造冊事例寄莊納
糧如仍倚勢恃頑挾制有司不於今次冊內明白過
割貽累包賠向後事發斷還原主耕種惟復仍將賣
絕地土依律入官倘遇親王郡王并鎮國等將軍亦
曾置買民地該年稅糧係州有司難于催辦亦宜查
照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民人齊泰等地土事例惟

作本府祿米，永為定規，庶使典賣稅糧，各有歸着，困窮里甲，不致虧累，雖流移失業之民，亦將謳歌思歸，不待委官招撫矣。

一免差遣以便官民，照得各處親王并郡王妃之喪，朝廷必遣內臣祭祀，所以隆親親之恩也，成化二十年，各省饑荒，荷蒙　先帝深恤民隱，務從簡便，緣情定禮，免差內臣，止令各府內官致祭，宗室軍民，舉皆稱頌，近因周趙二府穎川溫僖等王妃病故，　皇上復申親親之意，遣內臣致祭，恩至渥矣，但國家宗支

日以繁衍喪祭之舉廟有虛歲若皆自內遣官誠恐禁容左右。不勝往復跋涉之勞。所過郡縣。雖無他求亦有不勝供億將迎之費況今各處地方俱有太監鎮守比與　祖宗時不同似此差遣亦宜稍更乞勅該部計議今後遇有親王并郡王妃故合無查照前例仍令本府承奉等官致祭如　聖心尚以爲歉或于親王妃喪另遣鎮守太監行禮如此則恩禮兼隆而官民兩便矣

一禁科擾以固邦本伏惟　祖宗舊制親王軍校被

革、與郡王校尉、俱于民間僉撥、鎮國等將軍、本該儀從跟用、先年亦有乞恩僉換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之役、導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奏行勘合僉替、並無見面等銀科擾、民皆樂從、成化六年因襄城王奏將各王府事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州縣僉替、免其奏請、誠爲簡便、柰緣王府官員、罔知禮法、乘機射利、不論年月遠近、槩作老疾呈行、又將書畫等物、饋送該州縣官、挽求妄勘、日用飲食、悉累里中支應、及至僉解到府、入見之初、每名勒送見面銀一百

兩或一百、一十兩少亦不下八十兩應役之後每年
索辦月錢銀十二兩或十三兩、少不下十兩、其餘歲
時等項科擾名色、又難數計、雖殷實上戶、不數年間
骨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遂所欲、復立
退皮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否則痛加責
詳、必待順從而後已、仍以爲媒孽、告攀僉替、故州縣每
僉一名、則合境過得之家、皆貼盤纏、詞訟紛起、大半
內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婦、相聚號泣、如謫遠戍、推
原其情、奚恐復言、及訪郡王受封之後、亦有入繼親

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退還有司聽當別
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歲久未曾改正竊
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當此
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竭民之財而勿之恤
其傷國本甚矣若不早爲處置誠恐脂膏有限朘削
無窮年復一年愈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于同其
好惡然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實　帝王得民心之本
臣跡在疏遠事涉嫌疑非無禍患之慮直以地方責
任之重不忍斯民困于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

外、誠恐各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敕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着落各府長史司、今後挨尉俱選二十歲以上壯丁、務當四十年之上、方准告替、如未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設果病故、務呈本布政司查僉、不許徑行州縣、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屬官吏扶同妄勘、仍指盤纏爲名、科歛民財津貼、僉解之後、親管官旗、止令導引儀仗、隨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害、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贓物給主、擬罪重犯、照例發邊遠充

軍、有司聽屬科歛者、雖不入己、仍照科罰事例、革職爲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一體參問、被害之人、即發寧家、原坐名役、亦不僉補、其鎮國等將軍各照原定儀從名數跟用、如有不敷、即行問刑衙門查撥、毋輒比例乞換校尉、紊瀆　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前科擾者、盡行革去、止撥本等儀從跟用、仍查郡王受封之後、若有入繼親王、幷病故無後者、原撥校尉悉發有司、聽當別差、再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知警懼、政不苛煩、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一申舊制以明贖刑照得先該法司奏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罪囚犯不分軍民舍餘審無力例該的決者俱依律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炒鐵等項科擬若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例難決之人亦將杖數徒年各另計筭運灰納米等項贖罪發落除遵依外竊詳原擬徒杖囚犯審無力者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等項科擬允合律意及有力運灰等項贖罪係在京法司問刑則例臣皆不敢妄議惟在外囚犯納米一節例該備賑濟未

明增改之由、不能無疑、謹查舊例、官吏軍民人等犯該徒杖罪名、審有力杖六十徒一年、贖米十五石、每徒一等加米五石、至杖一百徒三年、贖米三十五石、犯該流杖罪名、比徒又重、贖米不過四十石、犯該監守自盜常人盜受財枉法絞斬罪名、贖米不過五十石、輕重之間、各有等則、奉行已久、別無異議、今將犯該徒杖人犯、各易計數、固足以懲姦慝、但以杖一百徒三年納米四十五石。比與絞斬准徒五年、納米五十石、少米不過五石。若比流罪准徒四年。納米四十

石灰多五石酌量律例似乎輕重失倫況各處連年災傷因是各項折納罪米加增數多因犯經年累月不得完納致令久禁倉廩無由充積乞勑法司計議合無俯順民情通行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杖囚犯仍照舊例不分軍民人等但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犯該杖六十徒一年納米十五石杖七十徒一年半納米二十石杖八十徒二年納米二十五石杖九十徒二年半納米三十石杖一百徒三年納米三十五石庶使罪囚不致久禁倉糧易得備荒

一嚴禁約以惠商民竊惟生財本自有道取民在于有制人君不患財用之不足而患用財之不節取民之無制也且以大江一帶言之荊州有抽分廠蕪湖又有抽分廠各該委官每以增賦為賢如一年納（今朝廷自行增稅而榷使之索皆倍蓰矣商之所以愈困也）一萬兩明年則倍其數又明年再倍其數商人崎嶇萬里深入險阻勞筋憊力砍鋸板木經年累月守候山水泛漲以漸推移到于水次編成簰筏乘冒風濤不測之險以求錙銖之利曾未得食其力而簰行數千里之間已二次抽之仰事俯育將何倚賴怨聲載

路。朝廷何由知之。况洪武永樂年間內建宮闕外展城郭。計其勞費。動以萬億。所設抽分。不過龍江等七局。取之又輕。當時不聞其不足也。今兩京規模創建已定。間有修理。工料不多。乃于龍江上流增置二廠。杭州下流增置一廠。所易價銀。雖數倍于昔時。亦未必盡爲經國之用。徒竭商之財力也。或者以爲朝廷工作。不取之于商。則未免取之于民。與其取之于民。不若取之于商。然商亦民也。所置簰筏。多在下江貨賣。道經龍江等局。必將依例抽之。肯輕縱乎。故

議者咸謂財者民之心。荊州等處不宜再增抽分。重侵民利。傷其心也。然此等利權。猶據　朝廷。至于九江安慶鎮江等府。未嘗奏奉勘合。乃亦私自動抽。每遇簰筏到彼。即令小舠快槳。攔截江中。必遂所欲而後已。親王聞之。亦遣內外人員于河南汝州魯山等處私創抽分。政出多門。爲害愈甚。揆之理體。尤非所宜。昔記咸化十一年臣以工科給事中蒙　先帝陞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赴任日。有言及荊州抽分之爲民害者。左布政使錢昕即謂臣曰。此工科掌科之

（淮船運船尚有需索）

失也臣于是時忸怩殊甚若無所容自後分守荆南及因事過九江安慶蕪湖鎮江每聞商人怨懟不平之詞即戚戚于懷茲者誤蒙簡命進秩内臺深惟既往之失不可復貽後悔適汝州又申王府人員在于魯山縣地方搶奪商民板木財物等情除通行查究外事干地方民患亦宜禁約遂敢併言乞勑該部計議合無通將荆州等處增置抽分各厰再行叅酌事宜量爲革罷撙節財力不苟興工則原設龍江等乃抽分物料日積月累自足以充國用如以臣言未至

亦宜俯察下情，量減輕則，所取民財，少加愛惜，以待緊急不時之需，勿為玩賞無益之費，仍將九江曾山等處私立抽分之弊，嚴加禁革，以後但有乞恩奏討抽分者，立案不行，如此則事體歸一，財用有節，與天下商民皆蒙惠矣

議處鄖陽地方疏　　鄖陽不宜設二司

臣條議題為建言地方重務事，准戶部咨、准禮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興題開一流民貧苦，本可矜憐，但久聚不散，或生他患，是滋蔓之勢，不可不早

圖也。臣切見陝西漢中地方。背倚終南而看巴荆。其山之厚。類七八百里。皆艸木蒙密。人跡罕至。蓋寇盜之淵藪也。東南接湖廣之襄鄖。河南之南陽。西南連四川之䕫州保寧。山多地僻。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曠田地。可屋可佃及産銀礦沙金。可淘可採。故之圖志。乃漢高興王之地。人性猛悍。且連年豐收。逋逃多往。以故寇賊竊發每在此中。自國初迄今凡幾作矣。釋今不圖。後患莫測。臣嘗推求其故。兵法有云强弩末勢。不穿魯縞。今漢中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令

以遠不易及。有事則軍馬以遠卒難到。吾既有可乘。彼又有可恃。則其嘯聚。理亦宜然。至于南陽之在河南。荊襄鄖陽之在湖廣。夔州保寧之在四川。皆末勢之地也。所以羣盜前後倡亂不一。大者謀逆僭號。如劉千斤石和尚。至勞王師而後誅。小者叛亂。如野王剛粟端公。亦動官兵而後勦。其間費捐糧餉。屠戮生靈。不知紀極。往年用事者。已嘗建白于鄖陽添設行都司。及都御史提督撫治。漢中夔襄等處各添設撫民兵備等官。論其員數。不減三司。官愈繁而政愈紊。

卒未見有能散遣流民以安戢地方者何也葢此之
設官雖多而政出不一遇事則爾我推諉彼之末勢
如故而心合則一倉卒則就成大患葢一則專不一
則雜專則簡雜則繁聞專可以致雜矣未聞雜制專
聞簡可以御煩矣未聞煩御簡倒持太阿莫此為甚
臣嘗跋履山川備詢耆老及反覆思之而有以見其
必然乞勅該部會官計議將陜西漢中河南南陽湖
廣荆襄鄖陽地方四川保寧之半及䕫州一府割為
一省就于鄖陽添設布按二司照依貴州官不全設

將前撫民等官、一切革去、則添設之官適足以當革去之數、至于在彼都御史、就令巡撫、毎年止是添差一巡按御史爾、事定之後、將在彼流民可散遣者、仍令復還原籍、應附籍者、俱令編成里甲、如此則其地方之延袤、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畧當貴州、不惟可以催姦宄常據之勢、抑亦可以爲地方經久之圖、若以後仍有他虞、臣甘受妄言之罪、或當道設疑沮撓、可容臣與之明辯、然此實關地方安危、人心向背、非尋常細故也、故臣敢不避煩瀆而懇懇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等因、開坐具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竊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河南布政司參政布政、今又誤蒙　聖恩、濫此委寄、其荊襄鄖陽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情土俗、頗知一二、若割南陽及漢中保寧夔州荊州襄陽鄖陽七府州縣、添設鄖陽布按二司、臣雖至愚、亦知其有五不可者、荊襄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逋聚復衆、上厪　先帝軫念、命本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原傑仰承德意、親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

印巡守等官登山涉水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鄖陽等府州縣張官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社使就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尚慮反側靡常添設行都司衛所官軍分布要害以鎮壓其邪心又以巡按御史吳道宏熟知地方事情保留撫治其老成謀國之計周矣後蒙 朝廷

鄖陽開設軍府而無重兵故盜賊易聚既多閒曠地土何不募軍營田屹然成一重鎮邪不能無望于今之撫治者

復用太監韋貴之薦以吳道宏爲大理寺右少卿提督撫治蓋特恩也及吳道宏以憂去始用都御史繼之十餘年來流離之民俱爲土著生有產業死有墳

墓。男婚女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慕。即今撫民等官。俱在閑散。故閭閻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撫民之嘲。由此觀之。其不可設一也。若依所言。一如貴州官不全設。撫民官員。足當其數。其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官吏亦不可缺。衙門公廨倉庫牢獄必須創建。所費不貲。銀物或可仰給他處。其土木工程。未免勞役彼民。向因設立鄖陽一府。民間謠曰立（鄖陽設省誠非計然地勢遼濶刱設立鄖亦未為失也）了鄖陽。害了襄陽。蓋指一府之民。供二府之官。民之嗟怨。一至于此。今又添設布按二司并首領官吏。供

役浩繁。民或不堪。因而激成他變。亦未可知。況上至兩京戶刑二部。及都察院。亦須增置鄖陽司道。內外紛更。何補于治。其不可設二也。假使立成一省。大于山西數倍。不過損彼益此。地不改闊。民不改聚。其于一統輿圖。有何裨益。徒使錢粮軍馬。爲之紛更。戶口版籍。爲之變亂。非若貴州爲雲南門戶。貴州不設。則雲南不通。一舉兩得者。可同日而語。其不可設三也。且如南陽北距汴梁。不過五百餘里。河南都布按三司。足以控制。雖無提督撫治。臣亦可保其無虞。其灘

中保寧夔州。臣雖未曾親歷。然以輿論度之。鄖陽西距漢中。約有六七百里。夔州保寧。又在漢中之西南。約有五六百里。荆州非距鄖陽。亦九百餘里。若以五百里之南陽。爲河南之末勢。則保夔漢中荆州之于鄖陽又爲末勢之末勢者。飢荒所在。盜賊竊發。雖通都大邑。亦難保其必無。況于偏方。惟在立法防禦而已。如野王剛之稔惡。乃彼守土官因循縱弛之故。本于別省無干。今懲其失。遂謂各府爲末勢。欲盡分割立省。真失火之家。三日不食之計也。矧今天下。如汀

州之在福建。贛州之在江西。處州之在浙江。潮州之在廣東。亦皆常有寇盜。倘遇好事者亦比例爲言。則紛更之弊。何時得已。其不可設四也。至于鄖陽僻在萬山。粮餉之需。皆仰給于別郡。陸路則岡嶺崎嶇。水路則灘石艱險。今輸輓之民。既以勞費疲敝。撫民等官。又以閒散被嘲。若更增置藩臬。分理庶務。則閒散益衆。勞費愈繁。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然設官爲民。非以厲民。若以閒散之官。而役疲敝之民。遠冐江山不測之險。轉輓粒粒艱辛之粟。以

優養之適所以厲之爾於民何益其不可設五也昔宋神宗因輔臣之言創制置三司條例等司司馬光皆力言其不便以其紛更無益故爾夫豈好爲沮撓哉臣之所論亦不過此又與河南布按二司官參攷得失皆謂鄖陽僻小不宜立省故敢備述見聞披露心腹以陳伏望 聖明以地方民情爲念乞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欽遵舊制將南陽等七府仍隸各布政司其鄖陽布按二司不必設立如有新聚流民督令撫民等官分投查勘應附籍者編入州縣里社可

發遣者，着還原籍復業，以後盜賊生發，所在守備撫民，并行都司衛所府州縣掌印巡捕等官，不行用心督捕，縱令作耗如野王剛者，悉照江西事例，降調邊方敘用，如此則人知警惧，事不紛更，民力自裕，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寛民力以修馬政疏　河南馬政

論馬政者多矣，此專論河南事，故存之以備考

臣聞兵政莫急于馬，然養馬者民，故欲修馬政，必先寛民力，則民得安生，而馬亦蕃息矣，苟不恤民之憊，而惟馬之求，臣恐二者俱失，非計之得也，謹按河南

開封衛輝彰德三府，自正統十一年始寄養馬，各年起俵備用印記搭配買補賠償，俱與北直隸山東無異。但直隸論粮養馬，每一丁養兒馬一匹，三丁養騍馬一匹，就免應納稅粮之半。又有州場供其飼秣。河南論丁養馬，雖五丁養兒馬一匹，七丁養騍馬一匹，而粮差不減。止是陳州項城縣各有艸場，其餘州縣俱無牧養之地。加以宗支繁衍，府第衆多，但有餘地，即被奏討。合用廚役校尉禮生樂舞生齋郎等役，雖養馬之家，不免僉充，役占數多。丁力日耗，比之直隸

人民輕重不同山東府州縣養馬雖亦論丁然與黃
河隔遠無墊溺之災分封親王不過魯德二府而德
府祿米又係江南郡縣兼納而河南開封所屬迫近
黃河如蘭陽縣城一夕墊溺遂成巨浸衛輝之獲嘉
新鄉二縣南臨沁水北枕衛河胙城縣沙鹻盈望生
理蕭然輝縣與彰德之安陽湯陰二縣西連太行土
薄石厚磁州東有滏河積沙成阜臨漳縣南有漳河
泛濫不常築堤防患在在有之合用人夫動以萬計
雖養馬之家不免借倩至于王府供億尤為浩繁皆

本省出、又無江南郡縣之助、比之山東人民勞逸不同、所宜深恤民隱量分等則、乃與北直隸山東通例算駒、況孳牧種馬、一有倒失、隨即買補。相因無窮、孳生馬駒。今年印記、明年搭配、又明年算駒。相繼不絕算駒之中、有定駒而未成者。有顯駒而墜胎者、總為虧欠、俱在賠償。官吏畏責、未免追併、小民賣田產鬻男女以充其數。若不可言。且買補之例。本為防奸立法、然倒失之中、有老病而自死者、虧欠之數、亦有墜胎而未成者、事非得已、情或可容、論者拘于舊例、皆

謂馬政宜然不思寬民之力則民得安生而馬亦蕃息尤馬政之善者臣嘗伏覩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恩詔明載各處孳生種馬三年收用一駒永爲定例中外臣民罔不胥慶曾未幾何又以臣僚建言仍復二年一駒之例有孤 先帝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矧今河南旱澇之餘瘡痍未復所在荒凉又非別省富庶之比若不因時變通預爲休息誠恐民不堪命愈益流移其于馬政不無有虧伏望 聖明軫念河南不係原坐養馬地方特勑該部計議合無

將開封等府州縣原寄養孳牧馬匹，俱以弘治四年見在之數，定爲原額，仍照先奉詔書，三年一駒，永爲定例，每年該俵備用馬匹，比之北直隸山東亦乞量爲寬減，照依南直隸事例，每匹折納價銀拾兩，若種馬年至一十五歲以上，因病倒死，即申太僕寺分管寺丞，驗實變易，價銀入官，于在羣兒馬騍駒內給與領養，免其賠補，其虧欠馬駒，若係墮胎而未成者，亦行本寺分管官勘明，每匹量追銀二兩或三兩，傾成大錠，轉解本寺，收候買馬，以備緩急調用，庶幾與北

直隷山東輕重相得勞逸相停民力稍寛而馬政亦無不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